

「負囊拄杖走峰巔，野鶴閒雲任往還。
豈為尋芳觀美景，只緣濟世覓淮仙。
村農渾樸恣談笑，山女無邪話地天，
採葉採風兼問禁，年來足跡遍台灣。」

～專訪那琦教授

學歷：滿洲醫科大學藥學專門部畢業
日本京都大學藥學博士
經歷：民國8年：生於遼北省開原城
民國31-33年：滿洲醫科大學藥學專門部分析化學助手
民國36-37年：滿洲醫科大學藥學講師
民國37-47年：歷任多項公職
民國47-48年：省立師範大學藥物學兼任副教授
民國48-84年：同校兼任教授
(48-49 藥學系首屆系主任)
(63-84 中國藥學研究所所長)
民國51-69年：台北醫學院教授
民國40-84年：歷任中華學術院、內政部、衛生署、教育部、考選部等多項榮譽職

這 是那琦教授，民國47年～52年，環臺研究山藥的雜感。但是瞭解他的人都知曉，這也是那教授大半生的寫照。他用一生的歲月，努力在教育莘莘學子與推動台灣的中藥生藥研究。近二十年裡，有許多個夜晚，那

教授是在西部幹線的列車上，披著星辰，追逐著日出裡度過。傍晚，他以幽默而生動的講解，征服了北醫的學子，又必須趕赴在翌日清晨，來到台中的中國醫藥學院授課。

其實不只是在教學上的來回奔波，我們仔細地檢閱那琦教授的一生，我們也可以訝然發現，在中藥學術機關的籌備與設立，都有那教授南奔北跑的僕僕身影。他沉篤信實的付出與幽默風趣的言談，獲得了中藥學術界許多人的尊崇。

這是他的人生，他的故事。

兒時回憶

那琦教授的父親是一位舉人，曾做過師範學堂的校長，後來曾任台安縣的知事，由於父親

採訪／陳俊亨
撰稿／陳俊亨



那琦教授近照

很重視教育，使得那教授三位兄弟，皆成為民國初年很難得的知識份子。「大哥那瑛是日本法政大學的法學士，二哥那玉，是瀋陽滿洲醫科大學的眼科醫生。」其中二哥由於相差兩歲，與他非常地親密。

唸初中的時候，小舅總愛拉著討人喜愛的他，到戲園裡去看戲，常是坐在第一把交椅上，「所以我各式各樣的戲，都會唱呢！」那教授笑著道來。即使時常被小舅拉去看戲，那教授很自豪地說道：「我常考第一名，又當班長。喊立正、敬禮的，可都是我喊的呢！」

求學生涯

十七歲那年，考入了遼寧省第二工科高中的應用化學科，由於愉快的高中生活，開始了那教授對於化學的興趣。在學校的課餘時間，那教授參加了合唱團，我們可以感受到那教授對於歌唱的濃厚興趣。「我有歌就唱，沒歌就自己編。」那教授笑著道來。也在那個時候，那教授認識了寄住在大哥家，兄嫂的三妹，佟旭東師母。那教授笑著提起往日交往的軼事，言語中溢著對於過世的師母的懷念。

二十歲的那年，那教授進了日本在滿洲國成立的滿洲醫科大學藥學專門部，由於二哥也在同樣一所大學的醫學部，並且同住一間宿舍，因此在學習上也時常受到二哥的引導，讓他也對於藥學有了更深的興趣。三年半後，

那教授完成了大學的課程。

畢業以後，那教授決定在藥學專門部擔任分析化學的助手，希望藉由實驗，讓自己對於化學有更深一層、更加真實的掌握。兩年後，二哥在開原城南開了那氏眼科醫院，那教授就到二哥診所幫忙，讓自己更熟悉臨床藥物上的應用。

在二哥的醫院幫忙了一年餘，抗戰也結束了，滿洲大學在教育部的輔導下，變成了國立瀋陽醫學院，原本的藥專部，在經教育部視察團以設備列為全中國之冠，變更為藥學系。那教授就

助下，獲得了日軍遺留下來的武器，所以那教授的一家人便決定趕緊舉家遷台。

爭相邀請，全力奉獻藥界

來到台灣後，由於局勢仍然混亂，那教授因為性直敢言，在公家機關裡往往無法久住，因為會得罪某些人。所以先後擔任了國軍醫院的藥佐，煉油廠的藥劑師，試驗所的技正等等，直到民國四十七年，也就是那教授四十歲的那一年，才開始在師範大學，受聘為藥物學副教授。



那琦教授全家福

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，回到母校為新成立的藥學系生化學科服務。

在二十八歲的那一年，老師已經是國立瀋陽醫學院藥學系年輕而受矚目的藥學講師。不過，因為整個大陸的局勢非常的不明朗，在東北的共軍更在蘇俄的協

就在同一個時候，課餘閒暇，那教授開始以六年的時間，跑遍全台灣省達三圈半，以「台灣產山藥之生藥學研究」為論題，作了辛苦的研究。「那時候非常的辛苦，到山上要試著講山地話，到平地有時得講日文，遇到台灣人，要學著說閩南話。」那

榮譽教授專訪

教授一直笑說那真是辛苦的差事。

民國四十八年，在中國醫藥學院張曉峰院長的邀請下，開始了那教授在本草學上，最主要的教學事業。後來，他還在中國醫藥學院協助成立了「中國藥學研究所」並且擔任了首屆的所長。

說起北醫情緣

那真是一段帶有汗水的車旅。民國五十年，那教授受聘到北醫來執教，於是開啓了他的一個禮拜撥出幾天的夜車生活。晚上教完北醫夜間部的課後，便搭著夜車慢慢駛回台中，常常清晨下了列車，買了燒餅、豆漿、油條，又風塵僕僕地趕赴中國醫藥學院授課。就這樣，不知不覺，度過了二十個年頭。

「台灣山藥之生藥學研究」的論文仍然持續進行著，這一切辛苦卻是值得的，那教授在民國五十四年的時候，赴日本京都大學，以研究員的身份前去進修。僅以六個月的時間，就以這篇論文，在中村敏男先生的栽培下，一舉拿下了京都大學藥學博士。

然而這樣的喜悅，並未持續很久，民國五十六年的時候，師母帶著同學們出遊，卻不小心地掉入山谷而喪生。那教授非常地傷心，但是很快地，學生的關懷讓他能夠重新站起來。

從五十年到六十九年，那教授在台北醫學院，一直擔任生藥學及中國藥學史的教職，當然中國醫藥學院的教職也仍持續著。

除此之外，他又兼任了許多的職位及責任，如國民處方集的編委，中華學術院的中華藥學協會發起人，中國文化學院及中國醫藥學院兩處中國藥學研究所所長。幾乎參與了從民國50年初到60年末藥學界的建設。這也是他總是幽默而笑臉迎人，但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，所帶來的各方競相邀請。

宿老期許·尾聲

那教授受的是日本系統的教育，因此對於學問，都要求的很嚴謹。曾為那琦老師的學生，現在是中國醫藥學院教授的謝文全老師就說道：「那教授希望藥學生能把本行弄好，努力地學習，如果都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，又怎麼領導人家呢！」

那教授也希望學生能多有涉獵。不過因為科學的分工越來越細，那教授也慢慢不再要求了。然而他還是希望，學生們能夠有恆地努力，不要半途而廢。

「採藥採藥上南山，南山有位不老仙。神丹妙藥靈芝草，無憂無慮樂陶然，樂陶然。採藥採藥上南山，南山有座無量觀。清風白雲浩然氣，鳥語花香樂無邊，.....」這是那教授以前帶著學生上山採藥所做的南山謠。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學生們的喜愛，對於中藥那童真似的熱誠。

現在那老正在桃園榮民醫院療養，他的臉上充滿著笑容，有時他會坐在桌前，回信給問候的

學生，偶爾他抬頭一望，望著病房的窗外，美景仿似在大陸開原城的老家。回憶著，回憶著，幸運的時候，你會聽到，有輕輕的歌，流盪出來。

側寫那老

編輯順道採訪了那教授的媳婦劉秋珍女士，在媳婦眼中的那教授，我們發現，那老師家居生活的一面。她說：「有這樣的公公其實很幸運。」平常相處的時候，那教授總是對兒媳輩語多讚美，從不用責罵的語氣。「他的個性也很開朗，常常會高興的時候就哼著歌起來了。」她又說道：「公公即使在醫院療養，也不忘調侃他的照護。」

劉秋珍女士也談到了，那琦教授對於藥學工作的投入，「那老師分給家庭的時間不多。他主要的時間都放在教學與學術行政上，他對於教學很嚴謹，常常下午三點的課，他會在中午吃過飯以後就準備好要去上課。而且那教授一直在家裡有空就會看書。「有時那教授的兒子，都會吃醋地抱怨，與父親相處的機會真少。」

談起了那教授曾經身兼十幾個職位的歲月。那琦教授的媳婦說道：「那教授是一位很誠信、負責任的人，他答應人家的職位，只要需要開會，他都會出席，提供建議與想法。」

從那教授媳婦的眼中，我們愈發瞭解那教授待人處事的誠樸態度。與始終都有的一顆赤子之心。